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Sigmund Freud

刘连景◎译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最新修订版】

# 梦的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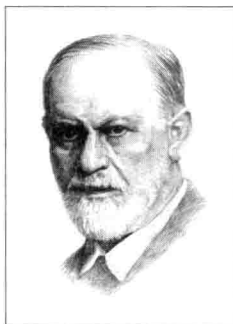
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人类心理的著作

一部透视人类心理现象的科学巨著  
看透他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洞悉人类的心理规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梦的解析



(奥) 弗洛伊德◎著

刘连景◎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刘连景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04-4748-8

I. ①梦… II. ①弗… ②刘… III. ①梦 - 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6483号

## 梦的解析

---

作 者: (奥) 弗洛伊德

责任编辑: 熊文霞 严匡正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748-8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第一版 序 言

在本书中，我将论述梦的解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解析梦仍是属于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的范畴。心理学研究证实，大量变态心理现象都是由梦引起的，虽然其他几种如歇斯底里性恐怖（hysterical phobia）、强迫观念（obsession）、妄想（delusion）也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它们有现实意义，所以引起医生们的关注。后面的文章会告诉我们，尽管梦没有这方面的重要性，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如果人们无法解析梦，就不能了解恐怖、强迫观念、妄想等心理，更无法解除病人的痛苦。

不过，这本书的一个缺点是无法去解释形成这个论题的原因。在本书中，有许多思路不通的地方，导致我不得不中断论述，这些地方大部分是梦的形成问题和具有综合特征的变态心理学问题的交汇处。我不想在本书中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能够得到充足的资料，我会再次论述这些问题。

在对梦进行解析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选择的材料的特殊性。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不引用文献中记载过的梦，或者出处不明的梦。只有我自己的梦和我正在进行精神分析的病人的梦可以当作梦例。但是，病人的梦也不能选择，在神经症特性的影响下，导致这些人的梦更加难以理解，这些变化对梦的解析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如果我采用自己的梦，只得把我私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完全违背了我的本意，也就是说，我的付出要比任何一位科学家写作时付出的都多。当然，这里不包括诗人。尽管不想这样做，但又不得不如此。我不想放弃任何为我的心理学提供证据的机会，为了这种需要我可以俯首称臣。当然，我会通过省略或者替代的方法对我失常的行为进行掩饰。尽管这会降低例证的价值，但我希望读者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原谅我的这种做法。此外，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梦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请他体谅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且那只是梦，并不是真正的现实。

## || 目录 ||

<b>第一版 序 言</b>	<b>1</b>
----------------	----------

<b>第一章 梦的科学文献</b>	<b>1</b>
一 梦和清醒生活的关联	3
二 梦的内容	5
三 梦的刺激和来源	11
四 为什么醒后会忘记梦	22
五 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24
六 梦中的道德感	33
七 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37
八 梦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44
跋	47
后 记	49
<b>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b>	<b>51</b>
<b>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b>	<b>67</b>
<b>第四章 梦的伪装</b>	<b>73</b>
<b>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梦的来源</b>	<b>89</b>
一 梦的近期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89
二 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幼儿时期的材料	99

三	梦的身体方面的来源	115
四	典型的梦	124
<b>第六章</b>	<b>梦的工作</b>	<b>143</b>
一	梦的凝缩作用	143
二	梦的移置作用	157
三	梦的表现方式	159
四	梦的表现力	173
五	梦的象征表现：几个典型的梦例	179
六	几个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语言	201
七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212
八	梦中出现的情感	229
九	梦的构成的第四个因素——润饰作用	245
<b>第七章</b>	<b>梦的过程的心理学</b>	<b>255</b>
一	梦的遗忘	256
二	梦的退行	266
三	梦是愿望满足的表现形式	275
四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287
五	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的体现：压抑	294
六	潜意识与意识的体现：现实	305

## 第一章 梦的科学文献

有一种心理方法可以使梦的解析变成现实，在下文中，我可以对此说法加以证实，并且，如果用这个技巧，每一个梦都会自动成为一种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精神结构，而且还能与梦者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精神活动联系到一起。在梦里，会产生非常奇怪的或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现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过程，我会尽力讲清，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出精神力量的性质。因为之所以会产生梦，正是这些精神力量的同时存在和互相对立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想用一种类似前言的方式，梳理一下之前我的作品中关于这一题目的内容，同时，也想对现今科学界关于梦的研究多一些了解。在这些著作中，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为本书提供了很多相关材料，但对于梦的本质性内容却极少甚至根本没有触及，更没有关于这一现象的解决方法，尽管它们也无法让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和不是这方面专家的人对此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那么，史前原始人类对于梦这种现象，以及在世界和灵魂观念的形成中，梦起到的作用是如何看待的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但在这里，我不想对此问题多加论述，倒是非常愿意介绍读者去从约翰·卢泼克（John Lubbock）爵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泰勒（E. B. Tylor）等人的作品中寻找答案。

在史前原始人类对于梦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他们对梦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梦是神对人类的启示，与神的世界有着必然联系。梦者把梦看得非常重要，把它当作是对未来的暗示。但由于梦的内容的复杂和它在人们心中的不同印象，所以很难找到人们对它的共同看法，更无法在重要性和可信度方面对它进行严格分类。古代一些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预兆的吉



凶对它们进行了基本划分，这是他们对于梦的态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两部作品中都提到了梦的问题，心理学已经把梦当成了研究对象。在这些心理学研究中，我们终于知道，梦与神灵没有任何联系，而是属于“人神各半”（*daemonic*），自然并不是全神的，它是半人半神的。梦并不是神对人类的启示，而是受着人类精神法则的影响，尽管神和精神有着一致之处，可以把梦看作是睡眠中的一种精神活动。

对于梦的特征，亚里士多德通过深入研究认识到了一部分。例如，他认识到睡眠时会产生一些细小刺激，梦就是这种刺激的放大结构。“当人们在梦中走在火里，感觉特别热时，其实只是因为身体实际感觉到热了。”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在清醒的生活中，身体没有任何细微的变化，这会给医生带来误解。

众所周知，古代原始人类把梦当作是神灵派使者以这样的方式对他们提出某种警示，而没有把它当作是心灵的产物。这两种不同的思想都非常有影响力，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体现。两种思想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一种梦是现实的，有价值的，它让梦者可以得到对未来的警告预示；另一种梦没有任何价值，它只会使梦者走向毁灭。

借用马可罗比斯（*Macrobius*）和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的思想，格鲁勃（*Gruppe*, 1906年）做出了以下划分方法：“可以把梦分为两类，一类没有未来的意义，只是受到了从前或现在的影响；另一类与之相反，正是对未来的预示，它包括：一、从梦中得到对未来正面的警示；二、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三、需要解析的象征梦。这种说法几百年来都让人们深信不疑。”

划分梦的类型时，如果根据梦的价值来划分，就关系到梦的解析了。一般来说，梦的重要性是可以解析出来的。这给了人们信心，使人们愿意为此去寻找把梦的内容从不可理解变成可以理解的方法。

古代原始人类对梦的理解，与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把心中客观真实的事物映射到外部世界，就像那些事成为了现实。另外，早晨醒来后，他们的记忆中对于梦的总体印象也是他们对梦的理解。这种理解与我们心中其他事物的内容形成了对应，除了这类人，他们坚信神灵的存在和活动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认为梦根本无法解析。以

谢林（Schelling）为首的一些哲学学派也把梦和神灵联系在一起，对梦敬若神明，这都反映出自古以来人们就坚信梦是神灵的启示，对于梦的预警性和预示未来性的探索仍在继续。

不管对于梦的科学研究多么有实际意义，却始终无法从中找到任何线索，所以要写出有关梦的科学研究的相关历史太难了。那些研究此问题的人希望能根据自身的发现来让这件事有一个理论基础，但是始终没有实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仍然认真地探讨研究，就像刚刚从事这项工作一样。如果我把这些人就此问题作出的研究成果按照编年顺序做一个梳理，那么我就没办法做关于这项研究的总体状况描述了，所以我在阐释的时候，不会按照作者的程序，而是按照题目。

其实，睡眠和梦是一个单独的问题，直到近期，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一点，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按照一般性规律，他们针对病理学、似梦非梦状态的类似情形进行了多次探讨，可是最近的一些作品，它们都是仅针对梦生活领域的某些问题的研究，这样就使这个课题受到了限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使我看到了他们的信念，这让我非常高兴：通过调查，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使各种看法达成一致，这就是心理学特征的调查。这样的调查，我在书中也提供了一份。虽然精神机构发挥功能产生的变化是以睡眠状态的一个特征为条件的，但由于睡眠基本上属于生理问题，所以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对它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解释。

在下文中，我会以标题的形式逐个探讨梦的科学研究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当然，其中难免会有重复之处，望请见谅。

## 一 梦和清醒生活的关联

一个刚从梦里醒来的人对他的梦的理解是：尽管他做的梦并非来源于另一个世界，可是却真实地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老生理学家布达赫（Burdach, 1838）对于梦有过深入的研究，下面我就借用他关于梦现象的慎重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白天经历过的劳作、休息、欢乐、痛苦，这些内容在梦中都不可能再重复，梦的出现就是为了让人们

暂时摆脱现实生活，得到解脱。虽然我们有数不清的压力，头脑中装着做不完的事情，又或者我们正在忍受某种折磨，在某件事上专注地投入着自己的精力，梦就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睡眠中的。”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 1877）的观点也是如此，就出现在他的一部研究梦的性质和起源的作品中，这部作品倍受赞誉。他说：“人在梦中会被清醒的意识世界带走……我们在清醒世界中记忆的正常行为在梦中都不见了。”

不过，很多人对针对梦与清醒时的关系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如哈夫纳（Haffner, 1887）的看法是：“第一，梦在延续着清醒生活，它和不久前意识中的想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认真观察分析，一定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默里（Maury, 1878）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在梦中梦到的，都是我们在白天见过、听过、想过、做过的事。”詹森（Jessen）就此问题在他的一部心理学著作中（1855）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梦的内容受梦者本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与他生活中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一问题上，哲学家马斯（J. G. E. Maass, 1805）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1912年，温特斯坦（Winterstein）引用了以下内容：“根据经验得出，与梦的内容最息息相关的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时，也会对梦发生作用。心里所埋藏的一切感官上的愿望或恶感都与梦相关联，这些想法都会进入到梦境中去。”

梦源于现实生活的观点，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拉德斯托克（Radestock, 1879）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预备征希腊前，有人劝告他放弃这个想法。后来，他多次梦到这个劝告。波斯著名的梦的解析者阿塔巴鲁斯（Artabanus）就此观察了他很久，发现他梦到的事情是他在清醒时反复斟酌的事情。

卢克莱修（Lucretius）在他的著作《物性论》中这样说：“不管我们迫切追求的和过去关心的是什么，心灵只要追随着追求的对象，它们就会出现在梦里，就像辩护人寻找证据打赢官司、将军分析战势投入战争一样。”

有关梦和清醒生活关系的矛盾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这使我想起了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 1875）就此问题的观点。他觉得，如果我们

不经“一系列（三组）激化这个矛盾的对比，我们就不能彻底解决这个矛盾”。他说：“第一组对比既能把梦和现实生活区分开，还体现了梦和现实之间的侵染性和依赖性。梦和现实的情境完全没有联系，就像隐士与世隔绝了一样，二者中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它与我们真正的记忆不同，把我们从现实意义中解放出来，带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拥有另一种经历，这段经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睡着的时候，就像是穿过一扇门离开了，然后坐船去了圣赫勒拿岛，那是幽禁拿破仑的地方。在那里，和拿破仑商讨用摩哲尔酒换取自由的事，而且他确实从拿破仑那里得到了很多酒，以至于醒来以后还在懊悔梦想的破灭。”比较一下现实和梦境，希尔德布兰特继续写道：“之前，梦者从没做过酒商，将来也没打算做。他从未在海上航行过，就算他有海上航行的经历，可他对拿破仑深恶痛绝，所以他不可能去圣赫勒拿岛。何况，拿破仑去世以后，他才出生。所以，他不可能对拿破仑存在感情因素，所以说，一些奇怪的事物进入到我们的梦中。”

我认为，不管梦见了什么，它们都是源于梦者的现实生活，都可以从他的现实经历中找到线索……不管他梦到了多么离奇的事情，都不可能离开这个真实的世界。而梦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要服从现实世界或服从我们清醒时候的经历，也就是说，必须从现实世界中寻找解析梦的材料。

## 二 梦的内容

我认为，梦的构成材料，是人的经历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梦中，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把梦和现实做对比，就能知道梦的材料和现实的材料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这种关系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需要不断寻找，在很多梦例中可以看出，它们隐藏得非常深，这是因为梦中记忆功能呈现出来的特点始终令人无法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针对这些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偶尔有清醒的时候，对于梦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把它看成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构成部分，这些事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印象，却记不清到底有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或者什么时候经历的，于是我们开始怀疑梦中的一

切，还有可能会相信梦是凭空产生的。不过，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让你想起了一件你早已忘记的往事，这样，你的梦就有了来源，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梦中反而记得一件清醒生活中早已不记得的事。

德尔波夫（Delboeuf, 1885）经历过一件事，他用这件事作为例证，能够准确地说明问题。他做过这样一个梦：院子里落下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白雪，有两只小蜥蜴被埋在雪里，快要冻死了。由于他非常喜爱小动物，他把它们抱起来，温暖它们冰冷的身体，墙边有一个砖石建起的小洞穴，这就是它们的家。他知道小蜥蜴喜欢吃蕨草的叶子，就从墙上摘了一些给它们。在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学名为*Aspleniumrutamuralis*。中间又梦到了一些与此无关的其他的事，才又返回到这两只小蜥蜴身上。这时，德尔波夫看见另外两只蜥蜴在吃余下的蕨草，这令他非常诧异，他转过头去，又看到了第五只、第六只蜥蜴正往墙边洞穴爬过去，还有更多的蜥蜴排着队往那儿爬……

实际上，德尔波夫掌握的关于植物的拉丁语名称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这极少的几个名称中并不包括*Asplenium*。后来，经过查证，发现蕨的拉丁语名称真是这样，它现在的全称是*Aspleniumrutamuraria*，这与他梦中的那个词几乎完全相同，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所以他梦中梦到的*Asplenium*这个词在德尔波夫的心中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这是德尔波夫在1862年做的一个梦。十六年后，他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在朋友家中，他看到了一本小册子，外表看上去很像一本影集，小册子里面满是花的标本，是瑞士一些景点制作的专门售给外国旅游者的纪念品。他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翻开这本小册子，忽然看到*Asplenium*这个他曾经梦到的词，还看到这个拉丁语的名字竟是他亲笔所题。在他梦到蜥蜴的前两年，也就是1860年，这位朋友的妹妹蜜月旅行的时候曾到他家做客，当时她想把这个标本集送给她哥哥，于是德尔波夫就在植物学家的口头指导下在每种植物下面写上了拉丁语名称。

这个梦还与另一部分事实有着关联。1877年的一天，他无意中翻开一本插图期刊，在那本杂志里看到了一堆蜥蜴，那情景与他1862年那个梦中的蜥蜴一模一样，那本刊物的出版时间是1861年，他一直订阅这本书刊。

梦会根据自身需要出现那些清醒生活中没有刻意记忆的事情，这点具

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圣丹尼斯的赫维侯爵（1867）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梦，它与记忆加强有着莫大的关联。这种梦非常奇特，往往是梦后有梦，后面的梦会对最初头脑中模糊的记忆做出彻底鉴别。“我梦见过一个金发女人正在和我姐姐聊天，并拿出一件刺绣让她欣赏，那个女人太眼熟了，我总感觉像是在哪里见过她。梦醒以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的相貌，但就是记不起她到底是谁，不一会儿，我又睡着了，再次进入了梦乡，梦境再次出现……在这第二个梦里，我与她聊天，问她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她回答说：‘是的，在波尼克海滩，难道你忘了吗？’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并记起了在波尼克海滩上发生的很多细节。”

麦尔斯（Myers，1892）曾经在心灵研究协会的《公报》上登载过整整一集的这种记忆加强的梦，但可惜的是我手里缺少这份材料。

我想研究梦的人一定都知道，梦可以记载知识或记忆，但这些知识和记忆在梦者清醒的时候或许根本没有印象。我曾对神经质病人进行过精神分析，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详细叙述。在这样的工作中，每个星期，我都会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他们能明白，他们对梦中的话语及无聊的语言其实非常熟悉，只是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忘记了。从下面这个与记忆增强有关的梦例中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有些知识只会出现在梦中。

有一天，我的一位病人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梦见他在一家咖啡厅里点了“KontusZ Ó wka”，他说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并向我询问这到底是什么，我非常熟悉这个词，告诉他这是一种波兰烈酒，这个名字早就写满了街边的广告牌，并不是他的新创。起初，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几天之后，当他真的坐在那家咖啡厅点了“KontusZ Ó wka”以后，才看到街头的广告牌，这条广告牌在这里放了好几个月了，他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这里路过两次。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让我了解到发现梦中一些事情根源的机会到底是怎样的。例如，在完成这本书之前的几年，我常常记起一个设计普通的教堂钟楼，可怎么也记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它。终于，有一天我记起来了，一定是在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上。那是在1866年我第一次乘车从这里路过，后来的几年里，我一直在

研究梦的问题，经常会梦见一幅很有特色的某地图画，那个地方仿佛很宽阔，我的左边是一个黑暗的空房间，里面有一些砂岩图形在闪闪发光，样子非常诡异。我隐约记得，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但我怎么也想不出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更找不出它的源头。1895年，我来到帕多瓦，第一次参观这座有趣的大学城，在圆形剧场里，我没有看到乔托的画作。于是，我又原路返回，路上听人说教堂也关门了，这真是太遗憾了。1907年，我再次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下定决心要弥补上次的损失，所以我决定先去教堂，当我走在去教堂的路上时，我看到我当年转身返回处的左边，就是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地方，上面有砂岩的图形，那是一家餐厅的花园入口。

另一种梦采用的资料来源于童年的经历，这些资料不一定是梦者记忆中的事，也不一定是他们清醒生活中实际有过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的梦，有几位作者做出了如下论述。

希尔德布兰特曾说：“有时候，很久远或早已被我们忘记的童年时期的事情会通过梦的强大力量在我们的头脑中再现。”

沃凯尔特（Volkelt, 1875）说：“儿童或青年时期的记忆会更容易成为梦的资料，这一点很关键，那些我们已不再考虑的，且对我们也无关紧要的事情会通过梦来让我们记起。”

由于童年的记忆更容易入梦，也因为童年的记忆往往由于记忆功能的间断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就会出现记忆增强性的梦，这一点从下面的例子中就能看出来。

默里（1878）曾说起他小时候经常从莫城去特利尔波特村，莫城是他的出生地。那时，他的父亲在那个村子里负责一座桥梁的修建工作。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在特利尔波特村的街头玩耍，一个身穿短上衣的人走到他面前，默里问他是谁，那个人说自己是这座桥的守夜人，名叫C。默里醒过来以后，不相信发生在梦中的事，就问从小照顾他的女佣：“你认识一个叫C的人吗？”女佣回答说：“当然认识了，他是你父亲负责建造的那座桥的守夜人啊！”

默里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童年时期记忆出现在梦里时的准确性之高的相似梦例。这是F先生的一个梦，他小时候居住在蒙特布里森。离开家乡

二十五年后，他想回到家乡看看，顺便探访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出发前一天夜里，他梦到自己已经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并在城镇附近遇到一位绅士，他早就不记得他是谁了，这位绅士告诉他说，自己是他父亲的朋友，名字叫T。这位梦者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听过这个名字，可他醒过来以后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这个人的样貌了。几天后，他回到了蒙特布里森，来到那个根本不认识却出现在梦中的地点，而且，他真的遇见了那位先生，只是比在梦中年纪大了一些，可他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他就是T先生。

另外，有些作者几天前经历的事情出现在梦中时，大部分资料是可以找到的，这样一来，儿时的经验给梦所带来的影响就会大大降低。罗伯特（Robert, 1886）就说，一般来说，梦只会呈现出几天前的事在头脑中的印象。但我们会发现，是罗伯特对梦的构建理论使他抛弃了早期记忆，只把最近的印象带进了梦中，可无论如何，他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的梦可以为此提供足够的证据。美国作家纳尔逊（Nelson, 1888）也赞同罗伯特的这种观点，他说，发生在两三天之前的事最容易进入梦乡。他还说，虽然人的头脑对当天发生的事印象最为深刻，但最常出现在梦里的却是发生在做梦前两三天的事情。

有些作者坚信梦的内容和现实生活间一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下面的事实记忆深刻：人们白天工作繁忙，思想中的印象被挤压到晚上才会呈现出来。就像亲人去世了，往往不会立刻梦见他，这是因为这时人的情绪已经被悲哀填满了（德拉格[Delage], 1891）。另外，哈勒妮小姐（Hallaniand Weed, 1896）是一位观察者，她最近搜集到一些新的资料，这就证实人们在这方面的心理个性特点是各不相同的。

梦中资料的第三个特点最为显著和令人费解，这就是梦的材料选择，出现在梦中的事情往往不是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好相反。经常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引用对此有明确记述的作者的话，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才真的令人吃惊。

希尔德布兰特（1875）曾经这样说：“梦的材料并非源于那些最关键、最曲折、最可笑的事件，而是源于近期或很久以前偶然经历的一些并不完整的小事。失去亲人给人们的情感带来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绪阴



影下，人们睡着了，这时，这种悲痛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醒来以后，才又剧烈地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相反，如果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脸上长着小肉瘤的陌生人，之后我们不会对这个人再多想，但是会在梦中看到他。”

宾兹（Binz，1878）正是因为梦里记忆的这一特点，才会怀疑自己之前坚持的对梦的解析方法，他说：“梦提出的问题很相似，为什么我们很少梦见刚刚经历过的事？为什么那些非常遥远甚至已经被大脑遗忘的事情会出现在梦中？为什么会经常梦见那些和我们关系不大的人或事？却很少甚至从未梦见过那些已经经历过的事？难道这些记忆不久之前被唤醒了，并注入了新的活力？”

梦就是喜欢这些无足轻重且容易忘却的小事，这就使人们忽略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关系，并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惠登·卡尔金斯小姐（Whiton Calkins，1893）深入研究了自己和实验者的梦，发现其中11%的梦与清醒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关联。希尔德布兰特（1875）认为，如果我们愿意费时费力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每个梦里意象形成的根源。他是对的，他说这是“一种费时费力又很难得到结果的事，因为它会按照规律从记忆中找一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心理事件草草了事，或是说这是因为再次回忆起了被抛弃到记忆之中没有意义的过去。”看到这些颇有见识的作者被这条预兆不祥的路吓退了，就这样停下了探索的脚步，我非常遗憾和痛心，如果他们能坚持着继续探索，一定能找到解析梦的根本。

记忆在梦中的表现方式对每一个记忆理论自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知道：“任何事物只要在我们的头脑中存在过，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萧尔兹[Scnolz]，1893）；或是像德尔波夫（1885）所认为的：“即使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也会在头脑中留下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迹，这种印迹或许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复活。”这个结论是我们从大量心理病理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很多有关梦的理论，会对由于白天记忆的部分忘却，而做一些荒诞而混乱的梦做出充分的解释。只要我们记住梦的内容，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理论所包含的矛盾。

我们可以认为做梦现象与记忆现象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假设，